

# 卷二十二

書名 官場現形記六十卷  
光緒二十九年排  
印本光緒三十年再  
版本

作者 李寶嘉 撰  
卷數 二十卷  
內容分類 小說 章回小說  
書號 雙紅堂 小說 108  
編號 D8698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93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133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官場現形記六十卷 光緒二十九年排印本光緒三十年再版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の注意事項

望成名 紳勗後進 究訓頑兒

話說陝西同州府朝邑縣城南三十里地方原有一個村莊這莊內住的只有兩姓並無他族這莊叫小不小叫大不大也有二三十戶人家祖上世代務農到了姓趙的爺爺手裏居然請了先生教他兒子攻書到他孫子忽然得中一名鬻門秀士鄉裏人眼邊看見中了一個秀才竟是非司小可合莊的人都把他推戴起來姓方的便漸的瞧着眼熱有幾家該錢的也就本公的學堂又到城裏請了一位舉人老夫子下鄉教他們的公心教授不上幾年居然造就出幾個人材有的盡心教授不幾年居然造就出幾個人材有的也會認幾句詩內中有個天分高強的竟



南亭新著

官場現形記

卷一

寫明將他撤委限他即日將經手已捐未捐各實收造冊報銷不得含混各等語他得了這個札子猶如青天霹靂一般善會尙未保全差使已經撤去還算他自己顧全場面次日即把捐務及收到的銀子一律交割清楚後來又費九牛二虎之力把個戒烟會保住依舊做他的賣買都是後話不題要知官場上又出甚麼新鮮事情且聽下回分解

官場現形記卷之二十一終

官場現形記卷之二十二

南亭新著

叩轅門蕩婦覓情郎  
奉板輿茲親勗孝子

却說浙江吏治自從傅署院到任以來竭力整頓雖然不能有十分起色然而局面已爲之一變若從外面子上看他却是真正的一個清官照壁舊了也不彩畫轅門倒了也不收拾暖閣破了也不裱糊首縣奉了他的命不敢前來辦差一個堂堂撫台衙門竟弄得像破窰一樣大堂底下草長沒脛無人剪除馬糞堆了幾尺高也無人打掃人家都說碰到這位上司自己不要辦差又不准別人辦差做首縣的應該大發財源誰知外面花費雖無裏面孝敬却不能少不過折成現的罷了所以就情形而論只有比起從前檢樸了許多不能不說是他的好處至於要錢的風氣却還未能改除俗語說的好千里爲官只爲財做書的人實實在在

沒有瞧見真不要錢的人所以也無從捏造了閑話休題且說署院自從到任至今正是光陰似水日月如梭彈指間已過半載朝廷因他居官清正聲名尚好就下了一道上諭命他補授是缺他出京的時候是一個三品京堂如今半年之間已做到封疆大吏自然是感激天恩力圖報稱立刻具摺謝恩合屬官員得信之餘一齊上院叩賀不消細說從此以後他老人家更打起精神勵精圖治閑下來還要課小少爺讀書他太太早已去世小小少爺是姨太太養的年方一十二歲居然開筆能做破承傳撫院更是得意非凡拿了一本文法啓蒙天天講給小少爺聽還說我們這種人家世受國恩除了做八股考功名將來報效國家並沒有第二條路可以走得他一家骨肉只有親了三口並無別的拖累所以他於做官課子之外一無他事今見天恩高厚將他補授斯缺心中更爲快樂一天適當轅期會客之後回到上房吃飯正想吃過飯考問兒子的功課他一向吃飯因爲人少都是姨太太陪着吃的

這日等了半天姨太太竟未出來他總以爲姨太太另有別的事情偶然遲到不以爲意誰知等到吃完姨太太始終不見問問老媽都不肯說後來又問兒子畢竟兒子年輕嘴快回稱我娘困在床上從早上哭到此刻還沒有梳頭傅撫院聽了詫異一時摸不着頭腦只得又問兒子旁邊伺候的老媽一齊做眉眼給少爺叫他不要說被傅撫院瞧見罵了老媽兩句說你們偏會鬼鬼祟祟有甚麼事情要瞞我一定追着兒子要問個明白少爺無法只得說道我亦不知道甚麼今兒早上門上湯二爺來說有個媳婦長的狠標緻還帶了一個孩子說是來找爸爸的我娘就爲着這個生氣傅撫院一聽這話心上老大吃驚盤算了半天一聲不響歇了一會問道現在這女人在那裏少爺道他要來湯二爺叫把門的看好了門不許他進來我娘囑咐湯二爺等他來的時候打他出去傅撫院着急道此刻到底這人在那裏少爺道連我不知道老媽見主人發急曉得事情瞞不住只得回道這女人據他自己

說是北京下來的現住在衙門西邊一爿小客棧裏來了好兩天  
了他說他認得老爺有靠十年光景從前老爺許過他甚麼他所  
以找了來的傅撫院道那裏有這回事我也不認得什麼女人老  
媽道他是這們說呢我們也不曉得傅撫院道我不問你這個到  
底他到衙門裏來過沒有老媽道這個不知道我們亦是聽見湯  
二爺說的傅撫院便吩咐叫湯升來我問他原來這湯升是傅撫  
院的心腹門上他家的規矩凡老人家手裏用的人兒子都不能  
直呼名字所以少爺也稱他爲湯二爺閑話休題且說姨太太先  
前也是聽見了頭們咕咕唧唧說甚麼有個女人來找老爺姨太  
太醋性是最大不過的聽了生疑便向了頭追究了頭說是湯二  
爺說的姨太太便把湯二爺叫上來拷問此事沒了大太太姨太  
太便做了中宮當家人的那裏還有不巴結他的便一五一十說  
了一遍當時姨太太就氣的幾乎發厥這時候傅撫院正在廳上  
會客老媽們屢次三番要出來報信因爲會的是些正經客恐怕

不便所以沒有敢回等到傅撫院送客回來吃飯姨太太肝厥已  
平下去了只是還躺在床不肯起來傅撫院向兒子追問此事  
以及傳喚湯二爺他都聽在耳朵裏裝做不聽見不作聲看他們  
怎樣停了一刻湯升穿了長褂子上來傅撫院正要問他一想守  
着多少人說出來不便便起身要帶湯升到簽押房裏去盤問剛  
剛走到廊簷底下已經被姨太太聽見直着嗓子大喊起來又像  
拿頭在板壁上碰的蓬蓬響響的響傅撫院一聽聲音不對立刻  
縮住了脚再一細聽姨太太已經放聲大哭起來說甚麼老不死  
的面子上假正經倒會在外頭騙人家的女人還養了雜種的兒  
子你們帶聲信給那老不死的他要會那不要臉的婊子叫他  
先拿條繩子來勒死我再去拿八抬轎抬那婊子進來一面罵一  
面又問少爺在那裡先少爺聽見娘生氣丟掉飯碗早已溜在  
後院去了好容易被了頭老婆子找着一齊說我的小祖宗你快  
上去罷姨太太要同老爺拚命現在不知道怎麼樣了小少爺起

先還不肯去後來被了頭老婆子連哄帶騙的纔騙到上房他娘  
一看見了他就下死的打了兩拳頭手裏打的兒子嘴裏却罵的  
老爺說我們娘兒倆今兒一齊死給他看替他拔去眼中釘肉中  
刺好等他們來過現成日子橫豎你老子有了那個雜種也可以  
不要你了說着又叫拿繩子來我先勒死了你我再死兒子捱了  
兩拳頭早已哇的哭了傅撫院本來站在廊簷底下的後來聽見  
姨太太要找少爺知道事情鬧大了只得回轉上房到套間裏在  
靠窗一張椅子上坐下歎氣姨太太也不睜他後來看見小婆打  
兒子又要勒死兒子他老人家也動了真氣便氣憤憤站起來說  
道兒子是我養的你們做妾婦的人不懂得道理好有我管教  
你須打他不得姨太太一聽這話格外生氣便使勁睡了傅撫院  
一口道你說兒子是你養的難道不是我十月懷胎懷出來的我  
是他的娘我就可以打得他說着順手又打了兒子幾巴掌兒子  
又哭又跳傅撫院道豈有此理我們這種詩禮人家一個做小老

婆的都要如此顛狂起來還了得姨太太道小老婆不是人傅撫  
院道人家縱容小老婆把小老婆頂在頭上我這個老爺不比別  
人我要照我的家教從前老太爺臨終的時候有過遺囑的不好  
我就要話未說完姨太太逼着問道你要怎麼樣傅撫院又縮住  
了嘴不肯說出來姨太太道開口老太爺遺囑閉口老太爺遺囑  
難道你在外頭相與那不成器的女人也是老太爺遺囑上有的  
嗎既然家教好從前就不該應同那臭婊子來往也不曉得姓張  
的姓王的養了雜種一定要拉到自己身上傅撫院被他頂的無  
話說連連冷笑道你們聽聽他這話說的奇怪不奇怪來的女人  
是個什麼人也沒有問個明白一定要栽在我身上等弄明白了  
再同我鬧也不遲姨太太正還要說人報表太太來了傅撫院立  
刻起身迎了出去朝着進來的那個老婦人叫了一聲表嫂連說  
豈有此理請表嫂開導開導他表嫂在這裏吃了晚飯去我有公  
事不能陪了原來傅撫院請的帳房就是他的表兄這表太太便

是表兄的家小傅撫院因爲自己人少就叫表兄表嫂一齊住在衙門內樂得有個照應這天家人了頭們看見姨太太同老爺嘔氣就連忙的送信給表太太請他過來勸解勸解傅撫院此時心掛兩頭正在進退兩難的時候一見表嫂到來便借此爲由推頭有公事到外邊去了湯升一直站在廊簷底下伺候着看見老爺出來亦就跟了出來一走走進簽押房傅撫院坐着湯升站着傅撫院問湯升道那女人是幾時來的共總來過幾次現在住在那裏他來是個甚麼意思湯升回道這女人來了整整有五六天了住在衙門西邊一斗小客棧裏來的那一天先叫人來找小的小的沒有去第二天晚上他就同了孩子一齊跑了來把門的沒有叫他進來送個信給小的小的趕出去一看那女人倒也穿的乾乾淨淨小孩子看上去有七八歲光景到生的肥頭大耳傅撫院道我不問你這個問他到這裏是個甚麼意思湯升湊前一步低聲回道小的出去見了他就問他來幹甚麼的他說八年前就同

老爺在京裏認識後來有了肚子沒有養老爺曾經有過話給他說將來無論生男生女連大人孩子都是老爺的但是家裏不便張揚將來只好住在外頭後來十月臨盆果然養了個兒子就是現在帶來的那個孩子了傅撫院道既然孩子是我養的我又有一過話他爲甚麼一養之後不來找我我要到這七八年呢湯升道小的何嘗不是如此說況且這七八年老爺一直在京裏又沒有出門爲什麼不來找呢傅撫院道是啊他怎麼說湯升道他說他還沒有養他娘就把他帶到天津衛孩子是在天津衛養的養過孩子之後一直想守着老爺老鴇不肯一定要他做生意頂到大前年纔贖的身因爲手裏沒有錢又在天津衛做了兩年生意今年二月上京意思就想找老爺不料老爺已放了外任他所以趕了來的傅撫院聽了縐縐眉頭又搖搖頭半嚮不說話歇了一回自言自語道他在天津贖身是那個化的錢他怎麼會知道我在這裏湯升道在窩子裏做生意怕少了冤桶化錢老爺是一省巡撫

能夠瞞得了人嗎傅撫院道你不要聽他胡說我也不認得這種人你去嚇嚇他如果再來我就要拿他發到首縣裏重辦立刻打他的遞解湯升道這些話小的都說過了他自從來過一次之後以後天天晚上坐在二門外頭頂到關宅門纔走頭三天還講情理說他此來并不要老爺爲難只要老爺出去會他一面給他一個下落他就走的而且不要老爺難爲錢他出去做做生意自己還可以過得他還說這七八年沒見老爺寄過一個錢他亦過到如今了兒子亦這們大了大家有情義何必叫老爺一時爲難呢但是樹高千丈葉落歸根將來總得有個着落不能不說說明白傅撫院道越發胡說了再怎麼說打他兩個耳刮子湯升道小的亦是怎們說叫他把嘴裡放乾淨些那知他不服就同小的拌嘴到昨天晚上越發鬧的凶一定要進來幸虧被把門的攔着沒有被他闖進宅門齊巧了頭們出來有事情看見這個樣子進去對姨太太說了小的就曉得被他們瞧見不得起先還攔他們不要

說怕的是開口舌是非他們不聽令兒果然幾乎鬧出事來傅撫院道我家裏的事情還鬧不了那裏又跑出來這個女人你叫人去同他說叫他放明白些快些離開杭州如果再在這裏纏不清將來送他到縣裏去他可沒有便宜的傅撫院把話說完湯升雖然答應了幾聲是却是站着不走傅撫院問他還站在這裏做甚麼湯升回道老爺明鑒那女人實在利害得狠說出來的話句句斬釘截鐵起先小的有些話不敢回老爺現在却不能不回明一聲好商量想個法子對付他傅撫院道奇怪你倒怕起他來了湯升道小的不是怕他怕的是這種女人他既然潑出來趕到這裏他還顧甚麼臉面生怕被他張揚出去外頭的名聲不好聽傅撫院道送到縣裏去打他的嘴巴辦他的遞解就是了湯升道不瞞老爺說這些話小的都同他講過了他非但不怕而且笑嘻嘻的說你們不去替我回你家老爺再不出來會我我爲他守了這許多年吃了多少苦真正有冤沒處伸我可要到錢塘縣裏去告了

傅撫院道告那個湯升道小的也不曉得告的是那個傅撫院道  
等他告呢我看錢塘縣有多大的胆量敢收他的呈子湯升道小  
的亦是怎麼想後來他亦料到這一層他說縣裏不准到府裏府  
裏不准到道裏道裏不准到司裡杭州打不贏官司索性趕回北  
京告御狀傅撫院聽了這話氣的鬚子一根根筆直連連說道好  
個潑辣的女人湯升你可曉得老爺是講理學的人凡事有則有  
無則無從不作欺人之談的這女人還是那年我們中國同西洋  
打仗京裏信息不好家眷在裏頭住着不放心一齊搬了回去是  
國子監孫老爺高興約我出去吃過幾回酒就此認得了他後來  
他有了身孕一定栽在我身上說是我的當初我想兒子的事多  
一個好一個因此就答應了下來誰知後來我有事情出京等到  
回去不上兩個月再去訪訪已經找不着了當時我一直記掛他  
不知所生的是男是女倘若是個女兒呢落在他們門頭人家將  
來長大之後無非還做老本行那如何使得呢所以我今天聽說

是個男孩子我這條心已放了一大半好友由他去不與我相干  
不是我心狠肯把兒子流落在外頭你瞧我家裡鬧的這個樣子  
以後有得是飢荒況且這女人也不是個好惹的我如今多一事  
不如省一事謝謝罷我不敢請教了湯升道既然老爺不收留他  
或者想個什麼法子打發他走不要被天天上門弄得外頭名  
聲不好聽裏頭姨太太曉得了還要嘔氣傅撫院道你這人好糊  
塗你把他送到錢塘縣去叫陸大老爺安放他不就結了嗎湯升  
道一到首縣外頭就一齊知道了傅撫院道陸某人不比別人我  
的事情他一定出力的他這些本事很大等他去連騙帶嚇再給  
上幾個錢還有大不了的的事湯升道橫豎是要給他錢他纔肯走  
路小的出去就同他講有了錢他自然會走何必又要發縣多一  
周折呢傅撫院發急道你這個人好糊塗錢雖是一樣給他你爲  
什麼定要老爺自己掏腰你纔高興湯升至此方纔明白老爺的  
意思這筆錢是要首縣替他出他自己不肯掏腰的緣故只得一



聲不響退了下來剛走到門房裡三小子來回道大爺那個女人又來了湯升搖了一搖頭說道自己做的事却要別人出錢替他了通天底下那有這樣便宜事情說不得吃了他的飯只好苦着這付老臉去替他幹還有甚麼說的一面自言自語一面走出房門到了宅門外頭那女人正在那裏一手拉着孩子一手指着把門的罵呢那女人穿的是淺藍竹布褂底下紫着腿外面加了一條元色裙子頭上戴着金簪子金耳圈却也梳的是圓頭瘦伶伶的臉爆眼睛長眉毛一根鼻梁筆直不過有點翹嘴唇雖然不施脂粉皮膚倒也雪雪白手上戴了一付絞絲銀鐲子一對金蓮叫大不大叫小不小穿着印花布的紅鞋只因他來過幾次都是晚上所以湯升未曾看得清楚今番是白天特地看了個飽至於他那個兒子雖然肥頭大耳却甚聰明伶俐叫他喊湯升大爺他聽說話就喊他爲大爺這時候因爲女人要進來把門的不准他進來嘴裏還不乾不淨的亂說所以女人動了氣拿手指着他罵

齊巧被湯升看見呵斥了把門的兩句因爲白天在宅門外頭倘或被人看見不雅就讓女人到門房裏坐叫三小子泡茶讓女人喝又叫賣點心給孩子吃張羅了半天方纔坐定女人問道我的事情怎麼樣了托了你湯大爺料想總替我回過的了我也不相賴到這裏在這裏多住一天多一天澆裏說明白了也好早些打發我們走我不是那不開眼的人銀子元寶再多些都見過祇要他會我一面說掉兩句我立刻就走走不是人他若是不會我叫他寫張字據給我也使得他做大官大府的人三妻四妾不能保住他不討他給我一張字將來我也好留着做個憑據湯升道這些話都不用說了倒是你有甚麼過不去的事情告訴我們替你想個法子打發你動身是正經這些話都是白說的女人道我不稀罕錢我只要同他見一面他一天不見我我一天不走後來被湯升好騙反騙好說反說女人方纔應允笑着說道送我到錢塘縣我是不怕的但是我既然同他要好我爲甚麼一定要鬧到

錢塘縣去出他的壞名聲呢現在是你出來打圓場我決不敲他的竹杠只要他把從前七八年的用度算還了我另外再找補我幾弔銀子我也是個爽快人說一句是一句無論窮到討飯也決計不來累他湯大爺你是明白人你老爺不肯寫憑據給我却要我同他一刀兩斷自己評評良心這一點子是不好再少的了湯升聽了他話又是喜又是愁喜的是女人肯走愁的是數目太大老爺自己又不肯往外拿却要叫我同錢塘縣陸大老爺商量得知人家肯與不肯呢想了一會總覺數目太大再三的磋商好容易講明白一共六千銀子女人在門房裏坐等湯升想來想去總不便向首縣開口只得又上去回老爺其時傅撫院正在上房裏同姨太太講和傅撫院同姨太太說道那個混帳女人已經送到了首縣裡去了叫他連夜辦遞解大約明天就離杭州了姨太太聽了方纔無話湯升上來一見這個樣子不便說甚麼只好回了兩件別的公事支吾過去却出去在簽押房裏等候傅撫院會意便

亦踱了出來劈口便問怎麼樣了湯升把剛纔的話說了一遍又回道這女人狠講情理似乎不便拿他發縣請老爺的示這筆銀子怎麼說據小的意思還是早把他打發走的乾淨傅撫院道話雖如此說六千數目總太大湯升道像這樣的事從前那位大人也有過的聽說化到頭兩萬事情纔了傅撫院聽說半天不言語意思總不肯自己掏腰湯升情急智生忽然想出一條主意道外頭有個人想求老爺密保他一下爲的老爺不要錢他不敢來送等小的透個風給他叫他把這事承當了去橫豎只做一次也累不到老爺的清名就是將來外面有點風聲好在這錢不是老爺自己得的自可以問心無愧傅撫院道是啊只要這錢不是我拿的隨你們去做就是了但是也只好問人家要六千多要一個便是欺人欺人自欺那是斷斷不可湯升聽了這話心上要笑又不

湯升說明想中丞給他一個密保他肯出這筆銀子中丞應允他就立刻墊了出來且說這糧道姓賈字筱芝是個孝廉方正出身由知縣直爬到道員生平長於逢迎一舉一動甚合傳撫院的脾胃新近又有此一功因此傳撫院就保了他一本適遇河南臬司出缺朝廷就升他爲河南按察使辭別同寅北上請訓都不用細述單說他此次本是奉了老太太同了家眷一塊兒去的將到省城時候有天落了店他便上去同老太太商量道再走三天就要到省城了請老太太把從前兒子到浙江糧道上住的時候教訓兒子的話拿出來操演操演倘若忘記的兒子好告訴老太太省得臨時說不出口老太太道那些話我都記得賈臬台便送下一站打尖爲始約摸離着店還有頭二里路一定叫轎夫趕到前頭在店門外下轎站立街旁有些地方官來接差的也只好陪他站着老遠的望見老太太轎子的影子他早已跪下了等到轎子到了跟前他還要嘴裏報一句兒子某人接老太太的慈駕老太太

太在轎子裏點一點頭他方從地上爬了起來扶着轎杠慢慢的扶進店門老太太在轎子裡吩咐道你現在是朝廷的三品大員了一省刑名都歸你管你須得忠心辦事報效朝廷不要辜負我這一番教訓賈臬台聽到這裏一定要回過身來臉朝轎門答應一聲是再說一句兒子謹遵老太太的教訓說話間老太太下轎他趕着自己上來攙扶了老太太進屋又張羅了一番然後出來會客惹得接差的官員看熱鬧的百姓一齊都說這位大人真正是個孝子咧誰知他午上打尖是如此晚上住店亦是如此到了出店的時候一定還要跪送所有沿途地方官止見得一遭覺得稀奇倒是省裏派出來接他老人家的差官一路看了幾天甚爲詫異私底下同人講道大人每天幾次跪着接老太太乃是他的禮信應得如此何以老太太教訓他的話顛來倒去總是這兩句從來沒有換過是個甚麼緣故大眾聽了他言一想果然不錯到了第三天將到開封這天更把他忙的了不得早上從店裏出來

送一次打尖迎一次打尖完又送一次離城五里又下來稟安一次頂到城門合省官員出城接他的除照例儀注行過後他便一直扶了老太太的轎子從城外走到城裏頂到行轅門口又下來跪一次一路上老太太又吩咐了許多話忙得他不時躬身稱是等到安頓了老太太方纔出來稟見中丞大家曉得他是個孝子都拿他十分敬重等到接印的那一天他自己望闕謝恩拜過印磕過頭還不算一定還要到裏頭請老太太出來行禮老太太穿了補褂由兩個管家拿竹椅子從裏頭抬了出來買臬台親自攙老太太下來行禮老太太磕頭的時候他亦跪在老太太身後等上天恩補授河南按察使今兒是接印的頭一天凡百事情總得求老太太教訓老太太正待坐下說話忽然一口痰湧了上來咳個不了急的買臬台忙把老太太攙扶坐下自己拿拳頭替老太太捶背管家們又端上茶來老太太坐了一回好不容易不咳了少

停又哇的吐了一口痰但是覺得頭昏眼花有些坐不住一眾官員齊說老太太年紀大了不可勞動還是拿椅子抬到上房歇息的好老太太也曉得自己撐持不住只得由人拿他送了進去買臬台跟到上房又張羅了半天方纔出來把照例文章做過上院拜客不用細述且說他自從到任之後事必親理輕易不肯假手於人凡遇外府州縣上來的案件須要臬司過堂的他一定要親自提審見了犯人的面劈口先問你有冤枉沒有碰着老實的犯人不敢說冤枉依着口供順過一遍自無話說倘若是個狡滑的板子打着夾棍夾着還要滿嘴的喊冤枉做州縣的好容易把他審實了定成罪名疊成案卷解到司裏過堂被這位大人輕輕的挑上一句就是不冤枉那犯人也就不樂得借此可以遷延時日買臬台一見犯人呼冤便立刻將此案停審行文到本縣傳齊一干原告見証提省再問他說這都是老太太的教訓老太太說人命關天不可草率倘若冤屈了一個人那人死後見了閻王一定要

討命的賈臬台最怕的是冤鬼來討命所以聽了老太太的教訓特地分外謹慎無奈各州縣解上來的犯人十個裏頭倒有九個喊冤枉賈臬台沒法只得一面將犯人收監一面行文各州縣去不到一月司裏府裏縣裏三處監牢都已填滿重新提審的案件一百起當中倒有九十九起不能斷結各處提來的屍親苦主見証鄰佑省城裡大小各店亦都住的實實空空有些帶的盤纏不足等的日子又久了當光賣絕不能回家的亦所在皆是老太太又看過小書題起從前有個甚麼包大人施大人每每自己出外私訪好替百姓伸冤賈臬台聽在肚裏亦不時換了便服溜出衙門在大街小巷各處察聽歇了半年有天晚上獨自一個出來走了一回覺得有點吃力忽見路旁有個相面先生一張桌子一張椅子那相士獨自坐在燈光底下看書旁邊擺着幾張板櫪原是預備人來坐的賈臬台走的乏了一看有現成板櫪便一屁股坐下相士趕着招呼以爲是來相面的了賈臬台道不敢勞動我是

因爲走乏了歇歇脚的相士一見沒有生意仍舊看他的書不來理會賈臬台坐了一會便搭越着問道先生貴府那裏一天到晚在這裏生意可好家裏還有甚麼人相士見問方把賈臬台看了兩眼嘆了一口氣順手拿書往桌上一擦說道客人不要題起題起來恨的我要三天三夜睡不着覺賈臬台聽了詫異道這是甚麼緣故相士道我是陳州府人客人你想想陳州到省裏是幾天的路程我家裏雖不算得有錢日子也狠好過得五年前還是趙大人歲考的那一年在下在他手裏僥倖進了個學每年坐坐館也有二十幾吊錢的束修誰知去年隔壁鄰舍打死了人地保鄉約上上下下趕着有辮子的抓因此硬拖我出來做干証本縣做做也罷了然而已經害掉我幾十吊錢後來又碰着這個天殺的臬臺真正混帳王八蛋害得我家破人亡一門星散賈臬臺聽到這裏陡吃一驚又問道是那個臬臺還是前任的還是現在的相士道就是現在姓賈的這個雜種了賈臬臺一聽當面罵他心上

拍篤一跳要發作又不好發作只得忍着氣問他道你好好的在家裏怎麼會到省城來呢相士道因爲姓賈的這雜種面子上說要做好官其實暗地裡想人家的錢無論甚麼案件縣裡口供已經招的了到他手裏一定要挑唆犯人翻供他好行文到本縣把原告鄰舍干証一齊提到提了來又不立時斷結把這些人攔在省裏省裏澆裏狠大如何支持得住雜種一天不問這些人一天不能走就以我們這一案而論還是五個月前頭提了來的一攔攔到如今他這樣的狗官真正是害人我想這人一定不得好死將來還要絕子絕孫哩賈臬臺聽了他話氣的頓口無言歛了一歇就道你不要看輕這位臬臺大人人家都說他是孝子哩相士鼻子裡哼了一聲道你們說他是孝子你可知道他這孝子是假的呢賈臬臺欲問究竟相士道等他絕子絕孫之後他祖宗的香烟都要斷了還充那一門的孝子賈臬臺見他愈罵愈毒不好發作甚麼只得忍着氣走開仍舊獨自一人踱入衙內而去欲知後

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官場現形記卷之二十二終

天目山  
藏書

天目山

